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

十二

宋朝文

上 皇帝萬言書

胡致堂

貫穿百代之興亡時暢當公之事勢氣完力壯論正詞確當為中興以來奏疏第一

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已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昨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 淵聖皇帝之

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遷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虜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略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



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耻悵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缺絕之後竊竊焉因陋以為榮施施焉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為 陛下計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顏岐顧以乳媪護赤子之術待 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躬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埋之陵闕為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彥所以誤 陛下陷陵廟燹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流旬為戒駐蹕所在人以虜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 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持雖欲霸棲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之策願 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誼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變故僅免危亡蓋上天警戒於眇躬俾大宋不失於舊物金賊以小狄猖獗薰汗中華逆天亂倫扶立僭偽用夷變夏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用雪恥交

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
舉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
陣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
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騰起國
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
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遙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
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 陛下凡所徵為孰不如志其
為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
量輒為 陛下畫中興之策莫大於罷和議蓋和之所
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
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

淵聖皇帝在東宮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南
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
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譏語頗曾解紛
亦緣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 淵聖嗣
極通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為次相金賊遽至城下遂獻
和議而南仲以官傳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
至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彥而沮種師道擊賊之
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明植黨必欲自勝主戰
伐者李綱種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制
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
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

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恨忮膠結寧誤趙
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自古中國盛強如漢武帝唐太
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其
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
乃以廉退慈仁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反常悖道腥臊
禽獸之粘罕豈有是理哉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
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
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 陛下明照利害之原
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常為養兵之費此乃晉
惠公征繕立國之策漢高祖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
堅確不變庶幾貪狄知我有含怒必聞之志沙漠之駕
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東南萬事不境納賂則孰會
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節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
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深思遠慮反復計
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州王欽若陳
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羞
恨無以藉口則撼 眞宗曰當是時寇準亦豈有好計
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 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
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之功為幸勝今之議
和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苟能息絕其議 陛下不藉
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已責則必為善後之圖
大夫事有緩急治有後先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

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填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叙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且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推以權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密擇一處以安太后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 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惟是侍從臣僚計臣監司要害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處親舊其私欲而已也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不變之者則在 陛下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戲大慙不為退許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

廣捐金幣不耻卑辱冀幸萬一者爲孝弟之虛文也臣
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
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
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爲禮貌外
示美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悛拂逆非止
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
和顏祿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
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爲
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
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紘以
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
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亡賜
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
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
汰其疲老病弱并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
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
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悻悻之習大抵如周
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
以利噐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追潰則誅
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
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变色不悅
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金鼓之節

撤隊伍皆習勞人之所為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
保者為治軍之虐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
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奸賊以除民害
雖軍旅操勳盜賊未平必使寬郵之政實被於民固結
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
是年沮於小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
贍軍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
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
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
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著
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寶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
黜者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 陛下戴黃屋
建帳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
忽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
卑而前播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此
度日而國勢益卑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
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虐器注
注然未知所之此則為天子之虐文也今宿衛單弱國
威銷挫臣嘗言乞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
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
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
祖嘗大敗於成臯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

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知如韓信
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 陛下今欲於劉韓張
岳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
柄既倒持彼必謂 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夷踞桀鰲
日以滋起 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
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為變乎苗劉之亂率尔而作
者坐此故也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
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既不敢妄動皆就紀律
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披
猖不軌者遣偏師以銳卒往擒滅之遂罷招安之策况
陛下以雪耻復讎為已任仗大義而行天下頑兇不義
之徒固將歛衽倒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為銅馬
帝者用此道也 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棄簿書細故
少設他說以相論駁日夜圍回擇人而為之必見績狀
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
無所復為矣不然是自棄也 陛下苟有自弃之心而
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為久安三尺童子
亦知其不能矣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
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 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
焉今欲用關中而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按南渡六朝之
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
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使用之而圍成臣竊謂惟前數

為勝者秋之世楚嘗以是抗衡上國規周問鼎三國割
據曹操聞孫權以荊州假劉備則失著而駭六朝建立
雖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略中原則
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方故晉
何充謂荆楚國之西門地帶趙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
人則社稷可憂今湖北接京西雖無大險然方城為城
漢水為池管仲之所不敢輕蓋地近中州上下不過千
里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廣按術四通五達易入
而難備也曹操用兵彷彿孫吳而赤壁敗亡幾於不救
則難易之勢可見矣誠能並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
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黎軍繁壘列守漢上阻以
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
淮取之基立然後陝西擊氣血脈通達而騎卒可至川
廣之富皆循外府易以拱挹其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樓
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都
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臣獨以為不可焉蓋為
陛下之責與晉元帝不同故也西晉為劉聰吞併無復
能立懷愍兩君皆以弒殞故元帝自琅邪王又愍王斯
專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續祚然傳世十帝享國百年
疆臣內叛胡虜外迫其得僅存猶綴旒耳當時非無謀
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非獨天運亦
勢使然也今陛下之父兄在虜中國無志穹廬亦張

具惡雜飛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靜皆得比中國民無中人
之奉故其聞 陛下嗣登寶位也必日久南望曰聖上有子
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乎痛惟愁荒屈辱之中發
此念為此言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
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
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已甘心左社
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 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
月無以及之則怨恨 陛下而為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
必粘罕邪於此時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必不能矣故臣
願 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候治盜
賊自以精兵二二萬為輿衛於穩密州郡速置營屋以安
存其所謂老小者 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
使巡問父老撫綏旣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為根
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
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 陛下方
當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奉事觀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
從厲坐新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
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 陛下聰明
洞照必不謂然也上世帝王為治之道博學宗統強本弱
枝所以鞏固基局紹延佑命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
不以為私初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褊心多忌雖骨肉
懿親時時然不惜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軋已亡秦是

已漢以為鑒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其父也光武
劉備皆以宗室唱義而起於滅絕之後夫漢高固欲為
父遠無窮之慮非為其一身也以謂不如是不足以大
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
術也今 陛下之族北去者衆矣所幸免亦幾何而黃
潛善鄭穀謂 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
步未夷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惘疑虛唱以恐動
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
見雖其罪戾或自貶戚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親齊家
之美意今宜於同姓中不間親疎選擇賢材而布之內
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 陛下宜留之宿衛

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數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
羅而棊列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
使讎虜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如此其喪既失而得復
者非獨 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
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夫創業垂統之君必有綱紀以遺
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 祖宗綱紀存則
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
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直而於君子為難
蓋其道固如此 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
人亦時見用然罪者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
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皆君子也至王安

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
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 仁宗
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
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
烈不知已時然則 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
祿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
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
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
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 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
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搗盡輸之
夷狄耶持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
行而求前北轍而適越尔夫以賢治不肖此平治以前
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 陛下之家戒
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牣於中原陰長之涵教興於夷
虜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
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
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於蕭曹光武用賈
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於
房杜蜀先主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葛孔明非獨其
禮文等隆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季衰息
未有國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還壽指縱之功 陛下
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教人者

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神師道之屬役况望古昔名
將乎而偃蹇兀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
冀其向虜賊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
上欺睿聽慢辭倨礼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
所致耳敵人力強不可與爭鋒必退避自保乘時而動
又不鉗勒其中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
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竊聞
陛下推心撫之失於太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
知義理習於所熟以謂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威靈
無有紀極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眩者
鮮矣臣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

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徒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
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媿古
人者矣臣參奉內朝班綴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
氣折淮南尚未多得羸軀弊輿喘喘然於長戟大馬之
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
其勢從臣如此况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
祿至卑也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橐鞬郊迎本朝公
此意郎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蓋欲尊重
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侍漏院三衙管
軍於簾外倒杖聲唱而過呂夷簡為相日有管軍忽遇
於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

簡上疏求去以為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并蓋分守之
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
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
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
躬行之士而舍浮華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
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孔周孔之
實絕滅史李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
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以行事焉粗迹
曰不足道也其或臨規矩守廉隅稍異於衆則群嘲而
族笑之以為異教紛肆行以至敗國二帝屈辱昇莽
擅朝以謂是適然耳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

輕薄之為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主所好惡韓琦當
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
檢舉所以養勸廉恥恢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
忠厚至今有身為從臣而目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
以為耻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
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至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
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
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
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諛誕者
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
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直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

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
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
胎之呂本為與周紀信秉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
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耻道消四
維大壞則社稷隨之 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
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
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
以智作譎詭為術者必忍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結
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
敗盟率兵結遠夷伐 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

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虜人得以藉口夫
金賊何憾於我哉皆契丹恭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
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
乘朝廷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徧奉其目但如所謂前
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
語必日聞於冕旒之側矣 陛下何惜不教大臣俾審
孰思慮而直為此反汗之失以欺駭四方之聽乎今外
州郡專制不稟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麾役使惟
在號令出之不審則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
命之權不在 陛下矣承受既教奉行矣難不田畧與
應破指揮則謂不脫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

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縱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緣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庭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奸雄得以誘之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於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主必損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為紛之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其劇賊彷彿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割乎其上官廷憂勞嘆息而未能救高思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挽緜之乎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又不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為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恭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尊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於屯難側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微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

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迺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建九
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
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在六飛縣名栢人漢
祖不宿若越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
不通財用益窘道路難阻朝覲益稀郵置迺深命令益
漏人知陛下無與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
四逸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
誓報讎虜奮志強厲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先
將佐於危絕之中求生存存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
濟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于田枵腹
以待嘉穀之旅生不績于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
理之必無者矣又惟斯民戴宋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
深厚人未忍志雖甚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怒猶未反
叛然以北來巡行所過觀之傍道里縣之民一切空盡
以避兵卒其甚者田疇荒蕪室廬破毀生聚不保蒲目
蕭條殊非來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虜人屯
駐山東聞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為
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回顧州郡復為虛邑必曰君王
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觀此安能久忍而無變
亂若不望風胡跪以事夷狄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
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
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

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武反之
正而興焉隋不正而甚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興焉唐末
五代不正而甚亂我 大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
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去之猶反覆手
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 陛下其
遂陵遲不振亦在 陛下虜賊雖暴強其亡可待特恐
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吾之亂與彼之治則 陛下之
大事去矣天下亦字也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
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
七十里而為讎人役今粘罕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中
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
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
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為秦役
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為 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
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群賊
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冠期密應者
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為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恚而
死其志不就群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于宸聽者以此
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 陛下身為子弟責孰加
焉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鋤耒於長緞奮臂威於
甲兵幸四海惟 陛下之用決不為失策惟在 陛下
斷與不斷為與不為耳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獻卷之三十四

宋朝文

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根本經誼曉暢事情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臣竊聞遣使臣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
官從班駘任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况遣使躡大
縱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
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
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
魯威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
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耻又與齊通

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
衛八年及齊同圍鄭九年及齊盟于既
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齊莊惟
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
檣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下齒圍人牽之刃交發於
堂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
也豈非為後世之永鑒乎女真者驚動陵寢我毀宗廟
劫質一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
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
貴是故講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
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口道而於陛下聖

德國家大計則虧喪多矣所幸 陛下勇智日躡灼然
獨見於邪言又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獲賊再安國步
漸圖宏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不
列譬如人行禹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厦屋初正其柱
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佔國之
址犯孔子之戒循晉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
臣切為 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賤屈其如
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為甲辭辱
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
所在者誰歟見 二帝之向者誰歟聞 二帝之言者
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
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
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
國勢莫安形于奏章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虜
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 二帝知中國所
恨在幼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
所重平吾所恨惟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鉅既久而後
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
曰姑為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幣而成就一姑
為之事也苟曰以 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
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
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之君通和

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
謀非國計也 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
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君子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
接迹乎四海幸遇 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
今日便當攻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
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夷狄之怨也
欲紓此怨必殄此讎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
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
真為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於女真之志百無一
還之心然後 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 陛下為人子
之職幸臣等驚下伸眉吐氣食息之間亦預榮矣苟為
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讎虜則宰相而下皆
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眾駐
兵泗水之上願與 陛下面相結約軟盟而退不
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
割我之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
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慧昧
思之不通是以畧具古義浼瀆聰聽惟 陛下試加采
擇或合 聖意即以世讎當復無可通和之義明降
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日月
之明適足以彰 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

大計

再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說利害明切却是就理上見得如此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爲兵家機樞與臣所論事
理不同今何辭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
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 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
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
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割折聞於聰
聽望 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 聖懷俟他日驗臣
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志敢求
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 宋雖無遠略
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足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亦知
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
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
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鉤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
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
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蹙略
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
也而况何辭一使臣其何能任規國之事乎此遣使之
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
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
賴使人口舌下虜爲莫大之耻終不屑受其 反如此乃
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

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
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
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
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辭而能之乎此
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無厭
之心正欲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况豫賊祈
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
一掌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
爲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爲其土宇矣使者之行
豈能乘雲取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
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爲賊今豫肯
實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
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
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亦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
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
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
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
傑勒曠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特盜
賊之彘耳非有保國永出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動兵
壯者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
沉醉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
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

江之險以御之彼用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上天下
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
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
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
寤寐賢才日具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
士固將父兄摠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耻也若
堅用和策則謀臣解軀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洋
散以為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日謂
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
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
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
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效之音者况今歲月已久
虜必重閱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讎絕不復通
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
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
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
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
之有其如艱梗愆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
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
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
公之謀以弒君計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
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変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關之舉

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自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爲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太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於何難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濃州譙門記

胡政堂

詞嚴誼正可謂雄偉不弱者矣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既其實而後修其文蓋心志不怡則銷泮竊渺莫娛於聽聞氣血懣瘁則甘毒芳珍莫適於口體飢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樂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况於墉乎况於閘闕而高關乎仁人君子推已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矣古之爲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爲門也非曰必可捷也蓋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植表而限効死者莫肯去冒死者不能入不然崇城到天嚴扉重閉金鋪而銅鑲鐵扇而石樞無以固結民心至於內撓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故曰

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蓋亦立制度焉耳漕陽舊苦服溪
凌溢歲築隄防然後郊與市咸得奠厥居歲在己酉北
盜南轡有守者闕隄召水以自保賊既引去城亦隨陷
他日立郡於荆榛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苟活蓬戶且
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沈寗產龜稚羣病之
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帥百
姓修壞補缺鄉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嘗過其境呼田夫
逆旅而問焉往往它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也侯
之得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徇民之欲闔內外譙闔開
置壺箭以授時樓角鼓以警軍匠則庸工役則鳩兵材
則斬浮屠氏之山泛公以來未幾告成而民不與焉侯
嘗為高郵曹掾不拜僭臣偽赦節義上聞即被褒擢及
守是邦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不惑異端斲其間材
歸美物於公家舉隊典於蕃宣蓋忠君必愛其民根諸
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謹書于策謂夫
不當為而為之今侯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未
知先後遵制奉度非時紕而舉羸異乎屈宜曰之譏者
是可傳已侯名薦可字養家南劍州沙縣人云

迂齋先生標註蘇氏古文訣卷之三十一

宋朝文

上 高宗封事

卷

論正詞嚴直形於色晦翁謂與日月爭光

信哉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
幸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
齒唾罵全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
妾我也使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
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攻虜猝而縛之
父子為虜商賈不遠而倫又欲 陛下效之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之位 祖宗之位也奈何
以 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 祖宗之位為犬
戎藩臣之位 陛下一屈膝則 祖宗廟社之靈盡汙
夷狄 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
倍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
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
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
豕也堂 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
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
大后可復 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
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喻 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

情偽已可知矣 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
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
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既醜
虜變詎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 太
后決不可復 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膠
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
大息者矣向者 陛下問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
肯北面臣屬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
須者醜虜陸梁偽踪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
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陽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
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
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
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
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 陛下不
聞正恐一日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
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渡心大臣而亦
爲之 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 陛下如唐虞而
欲導 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
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
非復悔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
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謫且有識之士皆

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某諫侍從語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御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假陸賈對

胡五岳筆

議論正大規摹開闢不可獨以文字觀而抑揚起伏假設高帝陸賈問對之辭尤可玩味

陸賈爲漢高帝太中大夫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右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爲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懾服諸侯將降章邯及於戲西攻破函谷關係死田榮是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陽成皋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下

下失太公於彭城亡衆於滎陽跳身於玉門中伏弩於
廣武勇不振於鵠溝既及羽於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
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
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弑君意忌聽讒行姑
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陸
下本以寬大長者愛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
過亡齒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
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
也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
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
義帝陛下舉軍誦素生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
義也不難哉自用多大畧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
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畧地之功
譬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
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
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繆寡恤孤獨之政
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盤石之基非歟馬
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所然而笑曰生
謂起吾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
可賈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
周幽厲掃蕩幾盡平莊之後浸欲浸滅五霸假托仁義
以自封其志不在於斯民至于十雄益以戰爭強大為

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闢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爲
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有三歲天下爭起而亡之矣
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下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
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子
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夏
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年八十一餘歲未有能明漢家
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 大宋癸酉
歲有士嘆曰嗚呼天平使陸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
則必六宮有制通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嬙
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爲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
王如意以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
建絕嗣山朝武彊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
其入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有外
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
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
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
之吏三族可悔齊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韓王信不
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
道謙傳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
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
扇根深蒂固難於崩陷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
匈奴與之和親而首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

後世三十稅一近於鮑道官者田連阡陌替儼公侯而貧民免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刑使好生之德洽於黎民不下三天赦以啓後世惠敷窮賤良民之原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崩天子繼離之明行軌之傳不受制於母后遂飲為淫樂不聽政矣嗚呼按以列朝而心返三代之盛其有然不復者乎

治安劄子

趙需

愛君憂國詞氣凜凜真有古諍臣之風

臣嘗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之機相為倚伏安者危之對君安而不戒則危有時而至治者亂之反恃治而不修則亂有時而生惟安而思危乃能常安治而思亂乃能常治茲自然之理聖人之所不忽也仰惟陛下出承一列聖之不基適丁陽九之厄運中原倣擾黎民塗炭九年干茲矣秣馬勸兵而士氣始振興衰撥亂而武志方申天時既至人事已極比者皇威奮張寇戎遠遁已肇中興之業坐收不戰之功夫其或若殆將悔禍使之至於治安乎效者鑿與言過天人和悅遠通以寧所謂安危治亂之機正不可一日而忘也臣敢以漢唐論之光武時王室初定因馮異首長安入朝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小白曰願君無忘射鉞且無忘檻于齊
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中
車之恩然則光武所以能保帝業其由光武之言乎唐
太宗時高昌既平魏證曰昔齊小白與管仲鮑叔牙齊
戚四人者鮑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德管
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審威無忘飯牛車下時小白白
寡人與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世稷不危矣帝曰朕
不敢忘布衣時公等無得忘叔牙之爲人也然則太宗
所以能保其業其由魏證之言乎夫以後漢初定天下
唐既平高昌宜其無所憂矣馮異魏證乃引小白管仲
鮑叔牙之語以爲戒此無他欲其思所以危則安思所
以亂則治故也馮異願光武無忘河北之難太宗自謂
不敢忘布衣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願
魯從時則治安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懷遠圖
燕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豈樂不可
極則前日宵時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警則凡
所謂備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魏鉤之規則凡所謂
理刑之道其可忘乎臣今於此當念區蹕之際務殫報
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
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愧馮異魏證之所味矣區
區狂瞽不勝至願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宋]樓昉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26-3

I. 迂… II. 樓…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
IV. I2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36343號

ISBN 7-5013-3026-3



9 787501 330263 >

書名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全十二冊)
著者 [宋]樓昉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〇六·七五

版次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26-3 / K·1303

定價 三四二〇圓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地址:北京東黃城根北口
電話:010-66151313
傳真:010-66174391
E-mail:b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